

司马翎作品集

司马翎·著

品读珍藏本

下

帝疆争雄记

章培恒 总序
龚鹏程 导读
司马翎——还珠以降金庸之外最具才华者
奇险惊幻 推理斗智 武侠经典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I247.4/47+1

:2

2008

司马翎作品集

帝疆争雄记

司马翎·著
品读珍藏本 下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司马翎武侠作品集·总序:司马翎其人其书 || 章培恒/1

《帝疆争雄记》·导读 || 龚鹏程/6

上册

- 
- 第1章 池中之龙/1
第2章 绝壑天牢/18
第3章 廿四疯神/35
第4章 美艳夫人/51
第5章 九嶷天险/67
第6章 洞里乾坤/82
第7章 姊妹成仇/96
第8章 夫妻陌路/112
第9章 情海波澜/124
第10章 大漠风云/132
第11章 痴人痴事/152
第12章 奇才奇遇/167
第13章 名驹归主/181
第14章 玉猫从贼/195
第15章 阁主离魂/2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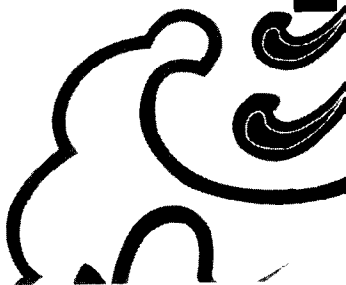
帝疆争雄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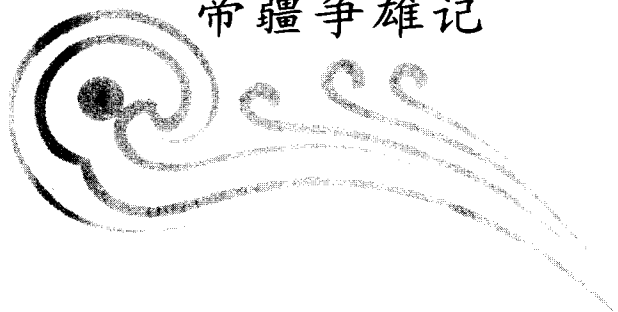
- 第 16 章 妃子销愁/223
- 第 17 章 擒贼伸冤/238
- 第 18 章 自刎明志/251
- 第 19 章 玉虚观主/266
- 第 20 章 缠夹先生/279
- 第 21 章 千古奇观/293
- 第 22 章 死里逃生/306
- 第 23 章 英雌逞雄/320
- 第 24 章 将军扬威/333
- 第 25 章 伊人何处/347
- 第 26 章 小楼春迟/360
- 第 27 章 恨不相逢未嫁时/375
- 第 28 章 悲莫悲兮生别离/388
- 第 29 章 杀气腾腾/402
- 第 30 章 磨难重重/415



- 第 31 章 悬崖逼供/429
- 第 32 章 追踪查证/442
- 第 33 章 宝藏秘图/456
- 第 34 章 财神之墓/470
- 第 35 章 不同凡响/484
- 第 36 章 生死以之/498
- 第 37 章 火舌神剑/513
- 第 38 章 玉骨折扇/526
- 第 39 章 原形毕露/540
- 第 40 章 母女之间/553
- 第 41 章 各有千秋/567
- 第 42 章 恩怨难言/581
- 第 43 章 壮志争雄/596
- 第 44 章 帝疆驱魔/610
- 第 45 章 金蝉脱壳/625
- 第 46 章 道长魔消/638



帝疆争雄记



- 第 47 章 廿年之约/652
- 第 48 章 老少两绝/666
- 第 49 章 圣雄之逝/681
- 第 50 章 人间尤物/694
- 第 51 章 诗情鞭意/709
- 第 52 章 红颜祸水/723
- 第 53 章 一睹为快/738
- 第 54 章 用心何苦/751
- 第 55 章 吟诗考武/765
- 第 56 章 儿女英雄/779
- 第 57 章 无名身世/794
- 第 58 章 回头是岸/808
- 第 59 章 洞天福地/823
- 第 60 章 帝疆争雄/837

后记：一代宗师司马翎——武侠小说的新时代意义 || 宋德令/855

附录一：真善美重现江湖 || 宋德令/858

附录二：女权的江湖·江湖的女权——司马翎笔下的女性 || 林保淳/860

附录三：司马翎武侠作品首次出版年表 || 真善美出版社/865

第31章 悬崖逼供

两人出手都迅快异常，眨眼之间已拼了七八招，双方所发出的沉重内力，只激得周围一丈以内草飞石走，声势猛烈之极。

就在凌玉姬即将遭受曹廷凌辱之际，无名氏、蓝岳及颜峰这几个万分关心她的人，都尚自远在数百里外的华山之中。

当无名氏偕同蓝岳、瑛姑及祈北海、辛龙孙等数人向华山进发，傍晚时分，一骑如飞赶来，正是颜峰回去把凌玉姬之事交代好之后，重新赶到。

无名氏的原意本不想揭开财神钱乾的千古之谜，而是想诱出掳劫凌玉姬的人。

他与瑛姑商议之下，认为颜峰嫌疑最大，这一猜测连蓝岳也十分同意。然而，当真相未曾查明，同时未知颜峰秘密住址之前，可不敢稍露神色。

瑛姑一则并不在乎凌玉姬是否被人占有，二则渴欲揭开千古之谜，找到财神钱乾之墓，故此力劝这两个男人不必心急。她的理由是如果凌玉姬已遭不幸的话，急也无用，何况那人既然猜是颜峰，则他已和大家在一起，暂时无法再对凌玉姬怎样，因此自然要力加持重，以期日后一击成功。

当然他们商议之际，不但避开祈、辛二人，同时也设法先支开了夏雪，所以一行六人之中，竟有三个人不知他们还有这些鬼胎，后来再加上颜峰，可就一共有四个不知情之人。

无名氏和蓝岳情知颜峰为人机警异常，故此约好即使要向颜峰刺探的话，也由瑛姑暗中出马。蓝岳必须装出完全被瑛姑迷住，无名氏则装出恋上夏雪的样子。

第二日的晚上，已到达华山。这一行七人之中，蓝岳、瑛姑和颜峰都到过华山天隐崖，是以轻车熟路，一点也不费事就到达目的地。

那天隐崖虽然不是华山最高之处，但因面向的一方群峰参差，恰好隔阻不着，是以远在十里以外，已经可以见到。只见那天隐崖宛如一个极大的镜子，嵌在一座插云高峰的峰腰。如在白天，便可看见上面刻着“千古之谜”四个大字。

众人遥望着这天隐崖，个个都激起兴奋之情，连无名氏也渐把全副心思放在此事

上面。

颜峰道：“以我们的脚程，片刻就可以到达那天隐崖，现下当急之务，便是找到一个未练过武功的普通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我听说最少要三个人同心协力，始能揭开这千古之谜，其中有一个还得是普通的人。”

祈北海道：“要未练过武功之人干什么？”

瑛姑道：“那天隐崖上刻得明明白白，一个武功绝高的人，大概最低限度也得像颜公子或蓝公子那种身手，另外尚须一位也懂得武功的帮忙，才能到达崖中指定之处。接着，由那个普通之人在崖下瞧着，一直到他看到玉猫眼中光华，所站之处，地下藏有铁匣，匣中藏着宝坟的地图！”

祈北海“哦”了一声，又道：“为何要普通的人？我们不可以么？”

瑛姑没有做声，似乎一时未曾想出道理。

颜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以区区愚见推测，大概是因为练过武功之人，眼力较强，所以看到猫眼光华之时，可能所站地方已经不同，失去了准确性。”



众人都暗暗感到佩服，瑛姑不禁暗暗呷醋，道：“请问颜公子，财神钱乾为何偏要在这中间加上一个未曾练过武功之人？”

颜峰似乎早就想透这些疑点，立刻应道：“自然一来是因为练过武功之人，因功力深浅不同，眼力强弱相差太远，难以作准。不似普通人虽然也有强弱，但相差却有限，容易取准！”

他稍稍停顿，接着又道：“第二，财神钱乾以智计自诩，他已在崖上刻字中说明，那两个懂得武功之人，可以互相暗算，却没有提及这个普通人。其实这个普通人虽然不懂武功，但也有护身之法，那就是当他看见玉猫眼中光华之际，当时暂不声张，自己看准了地点，然后走开，在别处站定才说是看到了。在财神钱乾预计之中，那两个有武功之人，应该在上面就拼掉一个，剩下的一个下崖之后，势必也把那个普通之人杀死，于是一切都成为泡影，必须从头再来一次。”

众人都听得目瞪口呆，无名氏轻叹一声，道：“财神钱乾看透了世道人心，明知大利所在，必定引起重重杀机，所以他胆敢自夸为‘千古之谜’。”

他的话不啻承认连他也可能下毒手杀死同谋探宝之人，因此众人都暗暗吸一口冷气，各自忖思盘算。

夏雪突然道：“多了一个普通人，总是多点是非，不如我们先去试上一试。反正大家都晓得不一定会成功，所以崖上两个懂武功的人暂时不会火拼，崖下观看猫眼光华的人，也不限于一个人看得见，便可彼此安然，先试上一次！”

蓝岳点头道：“表姊这话有理，也许那财神钱乾故弄玄虚，其实不须普通人也可以。再说，此举有个好处，那就是最低限度，可以先查明这只玉猫是否就是真正的解谜之钥。”

祈北海道：“先试上一试我也赞成，但这玉猫是不是真正的解谜之钥，何须到那里才试得出来？”

蓝岳道：“以我猜想，那崖上指定之处，必有特别的形势环境，如果不到那儿试验就可看得出来，他何必弄十只之多，混淆人心？”

祈北海听了只好服气，道：“算你说得有理，咱们走吧！”

当下一行七人向天隐崖奔去，不久工夫，已到了侧面峰脚。

他们施展出轻身工夫，虽是在黑夜之中，仍然迅逾奔马，不一刻便到了峰腰。

颜峰当先带路，瑛姑向蓝岳低声说了几句，又向夏雪说了几句。

夏雪悄悄对无名氏道：“瑛姑说等一会不要抢着上前，大家设法迫颜峰出马，趁机把他害死！”

无名氏怔一下，道：“这种行径，不是大丈夫所为，你可告诉她不行。而且，这一次恐无结果，如果向他下手的话，只怕玉猫和他一齐跌成粉碎。”

夏雪把话传给瑛姑，瑛姑道：“你告诉他，第一次自然不向他下手，第二次颜峰因已经熟习，当然再由他出马，那时再向他下手。你告诉无名氏，如果现在不下手的话，此人终必是个祸根。楚霸王鸿门宴上不杀汉高祖，最后天下都归于汉……”

夏雪又把话传给无名氏，无名氏摇摇头，道：“她不过是个女流，岂识得何谓丈夫胸襟、英雄怀抱，此事万万不行！”

夏雪刚把话传到瑛姑耳中，众人已到达那天隐崖之顶，这时反而看不见那“千古之谜”四个大字。

众人在崖顶向下望去，只见上下相距约有二十来丈，崖下靠近石壁处石笋如林，若然掉了下去，纵有通天本事，也势必粉身碎骨，血肉无存。

石笋林边往外一点，就是平坦草地，想来那个装着宝基地图的铁匣，就在这片草地之内。

在那崖顶的斜坡上，竖着一方石碑，碑上把如何下手之法说得明明白白。

无名氏和祈、辛等都走过去，点燃火折观看碑上的文字。



颜峰在崖边俯视着地面，缓缓道：“这位财神钱乾当真是智计冠绝一代的人，此处形势之险恶，教人看过之后，日后永远不能忘怀！”

瑛姑道：“如果亲自在崖壁凹处的石莲花上立过足，更是足以称傲武林之举！”

颜峰微微一晒，道：“瑛姑可是有意亲自出马一试么？”

瑛姑道：“你岂肯把这机会拱手让给别人？再说我也没有这份能耐！”

颜峰道：“你用不着客气，那天你力敌崔家三虎，说明每一招杀死一虎，只用了两招，果真就杀死了两个，绝艺秘技，震动天下，区区也甘拜下风！”

瑛姑道：“颜公子好说了，武林中谁人不知直隶颜家秘传武功天下第一。”

颜峰道：“那不过是江湖朋友过誉之词，只看那天区区及不少高手围攻无名氏一人，

尚且不能取胜之事，就知道事实如何了！”

瑛姑道：“颜公子不过是未出全力而已，其实以颜公子的智谋武功，要活捉天下英雄高手，包括无名氏在内，也不过是易如反掌之事！”

颜峰微微一怔，心想这个女子话中有刺，一定是已经知道自己乃是烦恼峡事件的幕后主持人，只不知除了她之外，是否还有别人知道。

他乃是大奸大恶之人，面上丝毫不露声色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区区有意请姑娘守秘，不知其中有没有困难？”

他没有说出请她守秘的是何事，瑛姑已明白他乃是试探自己是否真的知道烦恼峡的秘密，心中忖道：“我如果承认知道，他势必事事都要迁就于我，等如被我所制。我自然不可向他泄露还有别人知道，那样他才不敢得罪于我。”当下应道：“要我守秘毫无困难，这事以后再谈。”

颜峰一听心中登时泛起杀机，决意及早把她杀死，除去后患。

他侧眼一瞥，只见瑛姑就站在他身边两尺之处，正如他一样俯首下望，仅须轻轻一推，就可把她推落在二三百丈深的峭壁底下，跌成肉酱。

他心中虽是转动着恶念，可是一点也不急躁，暗中迅速地思索如何才能不着痕迹地把她推了下去，同时又必须出手就成功才行。他马上就想出恶计，当下口中轻轻惊噫一声，缓缓举起右手，向崖下指点，左手却悄悄贴着胸前，从右腋下伸出去。

他的右手毫不摇摆，因此如果不是低着头瞧看，绝对不会感到他的左手竟然从腋下缓缓伸出来。

瑛姑顺着他的右手望去，没有瞧见一点可疑之物，但也不曾发觉对方的左手已伸到手肘旁边，只要再伸过来一点，就可突然发力把她推落崖下。

她为人尖酸刻薄，这时冷冷一晒，道：“我想如果真有值得惊讶之事，恐怕就是看见了玉姬小姐啦。”

她冷不防提及凌玉姬之名，竟使得颜峰左手伸出之势为之一滞。

瑛姑本想转身走向蓝岳那边，可是她又发觉对方突然的沉默，当下改变主意，故意自言自语道：“玉姬小姐失迹得真奇怪，假如我是无名氏的话，哼，早就把那个冒犯玉姬小姐的人杀死。”

颜峰心头一凛，忖道：“她的口气听起来似乎知道凌玉姬是我软禁住的。我原可杀她灭口，但是万一蓝岳也知道得像她一般多，见她一死，岂不是猜想得到是我下的毒手？再说蓝岳如果没有这个女子，还会不极力追究凌玉姬的下落么？”

正在转念之际，只听瑛姑又自语道：“这事也只有我一个人晓得。”

颜峰恶念闪电般掠过心头，左手运足真力，蓦然一拨。

他的手掌还未触及她的身体，那股内家真力已把她撞得向前冲去。

瑛姑尖叫一声，上半身已跌出峭壁之外。她在死生一发之间，顺手一掌向颜峰劈去。

颜峰可不肯避开，免得无言对蓝岳，急急伸手作出疾抓之势，其实掌心又吐出一股内力，疾撞潜迫。



蓝岳和无名氏闻声回顾时，恰恰见到瑛姑在悬崖边缘摇晃一下，便向前面扑跌，身形立即从峭壁上消失。

他们也同时见到颜峰伸手急抓，却抓个空，所以瑛姑扑跌落去。

这两人顿时呆住，反而是祈北海和辛龙孙两人立刻跃到崖边。

蓝岳震惊之下，厉声大喝道：“颜峰你也不用打算活啦！”

颜峰已跃开寻丈，冷冷道：“蓝兄可不见得能把区区怎么样。”

蓝岳怒喝一声，迅快纵去，人未落地，已劈出一掌，一股劲风呼啸排空冲去。颜峰举掌一拍，也发出内家真力。双方掌力一碰，颜峰身形纹风不动，蓝岳却震得退了两尺，方始坠地。

无名氏朗声道：“蓝兄为何遽下毒手？”

蓝岳怒声道：“瑛姑一命分明被他所害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话声中已纵到他身边，两眼却凝望着对面的颜峰。

颜峰心中大为惊骇，暗忖这无名氏一出手的话，自己一定难逃公道，但这时却来不及逃走，当下抢着应声道：“这就奇了，我没曾抓住她，便要为她抵命么？”

无名氏面上不动声色，道：“这话甚是！”但双目仍然紧紧盯住颜峰。

要知无名氏心情甚是微妙，他本来也相信瑛姑的意外与颜峰无关，可是他却因为怀疑凌玉姬是落在颜峰手中之故，所以对他生出一种说不出的仇恨。而此刻越看着他的长面孔，就越觉得可憎可恨，暗暗希望蓝岳说出一个道理，好出手把对方击毙。

蓝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试想此人一身武功岂是平庸之辈，怎会连瑛姑的手也抓不着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话也有道理。”

蓝岳继续道：“假如是无名氏你，我就可以相信真的没有抓到。”

颜峰冷冷道：“别不要脸，乱拍马屁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蓝兄之意乃是认为我武功及不上颜兄么？”

蓝岳道：“这倒不是，但我也不是拍你马屁。诚然你的为人与颜峰这种恶毒阴险之辈不同，但最重要的是你虽是武功高强，可是终究阅历不丰，在那种情形之下，便有失手之可能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蓝兄这话很有道理。”

蓝岳接着道：“不但如此，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，那就是以瑛姑的武功，怎会像寻常女子一般失足跌落峭壁？而且看她跌下去时的姿势，无疑是有人用力推她所致！”

无名氏面色一沉，目射寒光，冷冷道：“蓝兄的两个理由已经足够啦！颜峰你也最好自己跳下峭壁，如果能够不死，算你本事！”

颜峰道：“这峭壁高度几达三百丈，只要是血肉之躯，绝无生还之理，我与其跳崖而死，不如与你们放手一拼。”

无名氏踏前几步，大喝一声，举掌疾劈。颜峰也出手抗拒，两股掌力相交，“砰”地一响，颜峰退了半步。

蓝岳突然跃上来，道：“无名氏等一等，我要亲手杀死这厮，方足以解我心头之恨。”

无名氏横跃开去，让出地方，一面道：“蓝兄可得小心！”

蓝岳运足灭神掌掌力，双掌化为青紫之色，挥动之际，发出凌厉的啸风之声，劲扑颜峰。

颜峰沉住一张长脸，镇静地发招应付。他的招数奇奥怪异之处，不下于蓝岳。

两人出手都迅快异常，眨眼之间已拼了七八招，双方所发出的沉重内力，只激得周围一丈以内草飞石走，声势猛烈之极。

无名氏目下已经有无数次搏斗经验，加以一身所学的招数手法，均是当世不传秘技，是以眼力极是高明，仅仅看了他们迅快激斗了七八招，便知此战的结局，将是哪一边得胜。

他低低哼了一声，心念转动，转眼向祈、辛二人望去。只见他们都凝目瞧着蓝、颜二人激战，看那情形，似是当他们尚未跃到峭壁边缘之际，已因这边喝骂对话之声停住身形，转身瞧看，直至现在。

他本想找祈、辛二人商量一下，所以向他们望去，目光方自在他们面上一转，忽然见到他们身后人影一闪，不禁大感奇怪，定睛看时，只见那条出现在祈、辛二人身后的人影，竟是跌下崖去的瑛姑。

无名氏惊讶得“啊”了一声，随即反身一跃，落在蓝岳及颜峰之间，双手齐发，左手架住蓝岳发出的招数，右手却巧妙绝伦地攻袭颜峰肋下大穴。



颜峰自料绝非这二人联手之敌，疾然纵退。

蓝岳诧异大喝道：“无名氏你何故出手拦阻于我？”

颜峰听了这话，暗暗松一口气，游目一瞥，恰好见到瑛姑跃了过来，不由得心头大凛。

瑛姑大声道：“公子！公子！”

蓝岳转目一看，双眉大皱，道：“你竟没有摔死在百仞峭壁之下？”他言下之意，似乎不满意她的不死。

瑛姑纵落在他身边，陪笑道：“贱妾向崖外倒下之时，施展出‘金钩倒挂’脚法，脚尖钩住崖边的石头，但胸口在石壁上的一块突岩撞了一下，几乎把我撞得昏死过去，幸而终于熬住，调息到现在，才能翻上来。”

无名氏插口问道：“你为何翻跌落去？可是颜峰暗中加害？”

颜峰一面凝神聆听瑛姑回答，一面忖度地势，准备奔逃。

瑛姑眼光一闪，已看出颜峰的心意，当下道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只觉得一阵强劲风力猛袭上身，以致立足不稳。”

蓝岳剑眉又是一皱，道：“你自己都不晓得，却教我们如何替你报仇出气？”

夏雪大声道：“既然瑛姑也不晓得，此事只好暂时存疑，日后定然查得出真相。目前还是先下手揭开千古之谜要紧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夏雪的话有理。”说时，从匣中取出玉猫。

蓝岳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坚韧细绳，道：“哪一个首先下去？”

瑛姑接口道：“自然应该是颜公子，他如果光是站在一边等我们动手，坐享其成，岂不是占尽便宜？”

无名氏料颜峰一定不肯，接口道：“如果我们指定要他下去，也未免失之公允，倒不如抓阄决定。”

颜峰突然大声道：“不必抓阄，我愿意领先下去！”

无名氏及蓝岳、瑛姑等无不一阵愕然，转眼凝望住这个颜家高手，心中都泛起莫测高深之感。

颜峰举手走过来，伸手取过无名氏捧着的玉猫，一面抓起绳索的一端，迅快地绕过双肘，在胸前打个死结。他接着道：“但必须是夏雪姑娘充我助手。”

夏雪不敢贸然答允，默默等候无名氏的吩咐。

无名氏缓缓道：“久闻颜公子智勇过人，盛名果是不虚，夏雪你可愿意充他助手？”

夏雪道：“只要你不反对，我就做他助手便是了！”

颜峰道：“既蒙夏姑娘允许，请你将长索的另一端缚在身上，一如区区……”

夏雪拾起坚韧细绳的另一头，如言缚好，在胸前打个结，却是活结。

颜峰并不理会，径向蓝岳问道：“这条细绳可承担得起区区的体重么？”

蓝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当然承担得住。”

瑛姑接口道：“此绳经过特制，纵是颜公子那等武学高深之士，一时三刻之内想把它弄断，怕也办不到。”

颜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好极了。”说时，从囊中取出一件精钢所制的小巧锁头，道：“此锁乃是区区精心制成，比普通的锁多出一倍，可以锁住绳结，无法解开，现在就请夏姑娘锁住绳结。”

夏雪面泛怒容，道：“你既然不信任我，为何要请我做助手？况且我既不能解开绳结，这条性命岂不是反而操于你的手中？”

瑛姑也接口道：“夏姑娘说得不错，刚才无名氏还因你算定玉猫在手，估计大家不敢向你下手，自告奋勇，首先出马，还赞你智勇兼全的盛名不虚。谁知你竟是仗恃这具特制之锁，所以才敢出马！”

颜峰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夏姑娘勿动怒，区区的苦衷，乃是因为夏姑娘除了听无名氏的话之外，还会受令表弟的左右，而令表弟或会受别人的影响，此所以区区此次出马，端的危机重重，是以不能不详加防范，以免有万一之变。”

他的话入情入理，连蓝岳、瑛姑都无法反驳。无名氏道：“夏雪，你可愿意用他的特制之锁？如果不愿，那就换别人下去！”

夏雪道：“我加上此锁之后，性命岂不是操于他的手中？”

无名氏沉吟道：“是啊！似乎也有不妥。”

颜峰微哂道：“区区与夏姑娘无怨无仇，断无加害夏姑娘之理。况且目下你有无名氏及令表弟在此，区区如果加害于你，他们焉肯让我活着离开？”



夏雪颌首道：“好吧，我如果不冒此险，只怕弄到天亮也不能开始发掘这千古之谜。”

她接过锁头，锁在胸前绳结之上。颜峰一手捧住玉猫，向崖边走去，夏雪跟在后面。

他按照石碑上财神钱乾留言的指示，从一处缺口慢慢爬下去，果然每一伸脚下探，都找到落脚的小洞，足供支承身体。

他落下去之后，夏雪也跟着爬了下去。

无名氏和蓝岳必须守在上面，以防颜峰有什么毒计，好拦截他的逃路。

因此，瑛姑和祈、辛二人迅快奔落山腰，觅路走到这天隐崖之下。

颜峰和夏雪两人往下爬了四五丈，因崖势缓缓内凹，此刻已看不见上面，只见到底下一片黑暗中，灰白色的石笋如林直立。

他们虽是武功高强之人，但这时形势太以险恶，只要有一人失足，势必一齐粉身碎骨，同归于尽，故此两人都心中惕凛，小心行事。

降落了五丈左右，便有一块方圆寻丈的突岩。颜峰先纵落这方大石之上，等到夏雪也落脚其上，两人一同舒口大气。

颜峰道：“现下依照石碑上的指示，区区便需由姑娘用绳子吊住，慢慢放下去。等区看到那朵石莲，便打个招呼，请姑娘用内力荡送到那石莲之上。”

夏雪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有一事请教。”

颜峰道：“如是题外之言，区区决不奉复！”

夏雪微哂道：“你似乎有许多秘密，所以怕人询问，但我问的不是题外的话，所以你毋庸害怕。”

颜峰道：“姑娘请说！”

夏雪道：“以我看来，你一生多疑善诈，天下之人，在你几乎无一可信，但怎会相信财神钱乾石碑上的留言？万一钱乾有意陷害武林高手，特地布下这种假局，岂不是死得十分冤枉？”

颜峰道：“姑娘问得好，其实区区也不大相信财神钱乾，不过我断定他不会在此地弄下手脚害人。如果他真有陷害后辈高手之意，凶险之处，必在他的坟墓之内。”

夏雪点点头，道：“这话有理，还有同样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你为何挑中我充当你的助手？”

颜峰心中暗暗道：“我如挑选蓝岳，一则怕他暗算，二则瑛姑决不答应。如果挑选瑛姑，她必因记恨而加害于我。假如挑选无名氏，却怕我们两人都将被瑛姑鼓动蓝岳及祈、辛二人，阻止我们上崖。至于祈、辛二人，更是难以信赖。他们身上均有兵刃，可以割断绳索，再者瑛姑也将会把无名氏骗开，然后把我攻跌崖下。唯有你最是稳妥，一则有无名氏为靠山，别人不敢使我们同归于尽；二则你心计不工，在众人之中，最是愚笨，我自然要挑中你，不过这理由却说不得。”当下应道：“我自问一向对姑娘甚为诚敬，是以在这等生死关头，唯有姑娘可以依赖！”

夏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颜公子好说了，请动身吧！”

、她抓住绳子，缓缓把颜峰悬空放下。在她立脚的岩石底下，峭壁凹入两丈有余，是以任是身手再高之人，如果不用绳索吊下，到此突岩时，便无法再往下降。

夏雪把他放下寻丈，突然停手，用脚踏住细绳，探首俯望。

颜峰仰首道：“夏姑娘为何忽然停手？还有寻丈，方到那朵石莲。”

夏雪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听说凌玉姬离奇失踪，你可知她下落？”

颜峰心头大震，道：“姑娘这话问得甚是奇怪！”

夏雪道：“你能不能把她的下落告诉我？”

颜峰道：“姑娘为何一口咬定区区知道？”

夏雪道：“别人不晓得，我却明白的很。试想如果你不是迷上了凌玉姬，焉会对我突然改变了态度，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颜峰并非一般寻常之人，是以这时已不置辩，要知大凡女子以直觉发觉出的道理，极少有误。他纵是用尽千言万语辩答，也难把对方说服。

□

□

□

因此他决定不再徒劳分辩，缓缓道：“即使果如姑娘推测，凌玉姬已落在区区手中，姑娘却如何处理？”

夏雪道：“你先把她目下落脚之处告诉我！”

颜峰淡然道：“姑娘不会把她的住处告诉无名氏吧？”

夏雪道：“那也说不定，我可能告诉蓝岳。”

颜峰道：“你当然不会告诉蓝岳，只因你深知凌玉姬对令表弟并无意思。如果告知蓝岳，他把凌玉姬救出来，还不是等如替无名氏效劳？”

他停了一下，见上面没有反应，接着又道：“话说回来，假使凌玉姬真是落在我手中，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，况且在目下情势之下，我不告诉你，你岂又能奈我何？”

夏雪默然片刻，突然沉声道：“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可以加害于你！”

颜峰道：“姑娘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害于区区？”

夏雪道：“这很简单，我打石上跳下去，你岂不是也得陪我摔死？”她话声之中，隐隐蕴含沉重和坚决的味道，一听而知绝非在开玩笑。

颜峰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身上冷汗直流，忖道：“这女子敢是发疯了？”他心中虽是作此想法，口中却不敢说出来，想了一下，缓缓道：“姑娘这种同归于尽的法子，未免有欠考虑。”

若在平时，这颜峰为人阴险多智，说话之间喜欢屡屡间断，先教对方猜上一猜。然而此刻他却不敢这样做，一直接着道：“试想如果凌玉姬当真落在区区手中的话，姑娘这一与区区同归于尽，岂不反而促成了无名氏和凌玉姬两人？”

他果然不愧是智谋出众、工于心计之士，话锋一转便直击对方最弱之点。

上面的夏雪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无名氏与凌玉姬之间的感情，已不是外人能够拆散的。他们纵然永远见不到面，可是仍然会活在对方心中，我这话你听懂了没有？”

颜峰道：“姑娘说的每个字都很明白，可是话中深意却不易了解。”

夏雪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的想法是他们既然如此相爱，我纵然在表面上得到无名氏，也没用处！”

颜峰道：“这话更加令区区不解，既是得到，即使是表面，也强胜于一无所获。”

夏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但我却不做此想，若果只是表面上得到，我更感到痛苦，倒不如完全不曾获得。因此，我想出最佳之法，那就是和你一块死掉，那样无名氏便会得到真正快乐，而我也会永远活在他心中。”

颜峰又出了一身冷汗，深感死机紧迫，无法挽救。此外，他实在也弄不懂这夏雪为何肯自寻死路，而让另一个女子投入无名氏怀抱中，得享快乐。

他仰望黯黯长空，不禁发出一声浩叹。

夏雪凄然一笑，俯首望住下面的人影，道：“你虽然死得不甘，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”说着，伸在右边的左足轻轻抬起，颜峰顿时向下面溜坠。

那条细绳长约五丈，夏雪此举无疑是等到绳子放尽之后，那股下坠之力把她一拉，便随同跌出石外，与颜峰先后跌死在底下的石笋林中。

眨眼间细绳已经放尽，一股力量陡然传到她胸前的绳结上。

夏雪放软身躯，上半身震动一下，便向石外倾栽出去。

忽然间一只手从旁边伸出来，抓住细绳，小臂横拦在夏雪胸腹之间，夏雪顿时止住倾跌出去之势。

她睁眼一看，首先碰到一对神光奕奕的眼睛，接着一阵微风袭到身上，却是另外一个人在她另一侧现身，手中蓝光微闪，登时割断那条细绳。



第一个现身的人乃是无名氏，跟着出现的则是瑛姑，她以那柄淬毒短剑割断捆绳时，同时已把细绳接过，绕在腕上，运力吊住底下的颜峰。

无名氏双目炯炯，望住夏雪。他本想问她颜峰可曾说出凌玉姬是否当真落在他手中，但是，他又感到将此事问她的话，未免对她太以残忍，因此，仅仅嘴唇啜嚅一下，没有发出声音。

那边瑛姑揪住绳子，低头大声道：“颜公子，你没有骇着吧？”

颜峰平淡地道：“还好，承蒙援救，日后自当图报！”

事实上他一身衣服尽被冷汗湿透，但此人城府深沉，虽然在这种大风大浪之中，仍然能够自制。

瑛姑道：“公子应该向无名氏道谢才对，如果不是他及时出手，你此刻早已粉身碎骨了。”

颜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手中捧着他的玉猫，或许他是为了这只玉猫之故。”

无名氏不屑作答地哼了一下。颜峰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我这话自是不能当真，他为了夏姑娘性命，方始出的手，对也不对？”

瑛姑冷哂一声，道：“颜公子，你要记得，无名氏和我都是不怕直隶颜家声威的人，如果单单为了夏姑娘的生死，这还不容易解决？”

她突然弯腰垂臂，因此颜峰身子陡然向下一沉，顿时又出了一身冷汗。

瑛姑又道：“其次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无名氏这次华山之行，你以为当真是为了揭开千古之谜么？那你就枉负机谋出众之名了。”

颜峰身躯一震，第一次失去控制，面上神色大变。瑛姑虽然无法见到他的神色，但手中的绳子传来的感觉已足够查出他的反应。

她冷冷一笑，又道：“颜公子，你如果把玉姬小姐的下落见告，我们就开始继续揭破千古之谜的行动如何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不但底下的颜峰吓了一跳，连旁边的无名氏和夏雪也为之一惊，都猜不透她为何使用这种一针见血的手法。

底下的颜峰默然不语，过了片刻，头上的岩石边飘送落蓝岳的语声，他道：“姓颜的如果不说，那就教他粉身碎骨好了！”

他的话自然是对瑛姑所说，却使颜峰触动了灵机，暗自忖道：“我如果坚拒说出，万一真的被他们丢落峭壁之下，岂不是永远再没有夺得凌玉姬的机会？”

瑛姑冷冷道：“颜公子，你说不说？”

颜峰大声道：“我纵然说出一个地址，你们也不一定会相信。”

瑛姑道：“你尽管说出来！”

颜峰果真把凌玉姬被软禁的地方说出来。

瑛姑低低对无名氏等人道：“你们可有什么法子测验他的话是真是假么？”

无名氏和蓝岳寻思了一会，无名氏道：“如果不亲自去看一看，谁也难以断定。”

蓝岳道：“我却有个笨拙之计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蓝兄有什么计策？”

蓝岳道：“这法子很简单，我们先别把这厮弄上来，现下立刻分出一人，兼程赶返洛阳，等到亲眼目击之后，自然可以知道是真是假了。”

瑛姑摇一摇头，道：“蓝公子却没有想到，这颜峰乃是何等毒辣之人，他既然敢坦白把凌姑娘的地方说出，自是早有布置。假使是别的人寻上门去，只怕仅能见到凌姑娘的尸身了。”

蓝岳为之一怔，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是好？”

瑛姑心中叹息一声，同时泛起阵阵妒火，忖道：“他和无名氏都是机智过人、聪明绝顶之士，想不到一碰上玉姬小姐之事，就都变得这等愚昧，可见得他们竟是如何深爱玉姬小姐……”

无名氏因为顾念着夏雪，所以默不做声，其实他也极想出口催瑛姑想个法子。

瑛姑深深呼吸几下，抑制住心中紊乱不安，缓缓道：“现下有个连环计，大概可以测知颜峰的话是真是假？”